雍正九年春二月戊午。

訓勵軍營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父子濟惡背天逆理。狡獪百端。爲邊方之巨患。朕繼述先志。綏靖西陲。特遣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數年以來。愼選將士。輓運軍需。區畫周詳。備辦饒裕。而三軍之氣。

鼓勇直前。人人思奮。朕常教以古昔聖人之訓。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道惡盈。謙冲受益。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此我將士。及在廷臣工所共聞者也。上年正月間。西路大將軍岳鍾琪奏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巴里坤軍營有紫氣祥光。絢亘東北。歷四時之久。光華絢爛。二月間。又據署總督查郎阿奏報。肅州鎮臣張玉書遠衛紅嘴子地方。乃黃河過渡之所。每年正二月間。東風解凍。河冰漸薄。冰橋既難行走。渡船又難撐駕。行李停滯。歲以為常。乃今年正月。官運糧車至此。冰忽開融。舟行無阻。誠從來未有之奇遇等語。朕覽奏不敢遽以為喜。輒行宣示於外。特命封貯內閣。以待大軍凱旋。即此可以知朕心矣。此番西路撥派之將士。皆遴選訓練之精銳。其氣勢倍覺壯盛。遂未免有恃强輕敵之心。以致賊人乘我

不備侵犯汛界搶掠牧場并傷我兵弁豈軍志驕矜有干盛滿之戒天心特以此示儆耶上年被賊侵擾之處朕與大將軍岳鍾琪等不能計慮於事先實難辭疎忽之過至於軍營牧放駝馬最宜布置有方乃以牲畜置於賊人來路之旁又與大營相隔遼遠被賊人乘機盜竊則審度形勢之謂何岳鍾琪更難辭咎又如達鼐統領

噶斯之兵曾奏請製辦皮套等物以爲兵丁手足禦寒之具而西路兵丁去冬出戰之時胃犯冰雪手足凍傷者多有則亦大將軍未曾留意於平時也凡此既往之錯追悔無益從來勝負乃兵家之常禍福有倚伏之理從前因疎忽而致虧損將來自可因小警而成大功惟望合營將士等以敬愼之心辦理戎事以忠義之勇對越

上天自可仰蒙
上帝慈恩默垂保護書經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準噶爾罄其所有甲兵不過三四萬之衆。即以上年之事論之。小策零敦多卜。係伊防守沙喇擘勒要地之首領。乃於冬間傾其人衆犯我卡倫。我軍以數百人固守小營彼不能奪。並不敢萌窺大營之念。僅於中途以全力邀截我師四路畢

集。而我總兵官樊廷張元佐等以數千人擊敗數萬之衆。則賊之力量伎倆不過如是而已。益彼之所長在於偷盜駝馬。而我師一時失於防範。遂爾墮其術中。並非彼之兵力有餘也。觀賊之虛張聲勢。分兵侵擾噶斯卡倫。窺伺圖古里克之糧石。我師以百餘人。即可防守而追逐之。則更鼠竊狗偷之行不堪之甚者也。總之行軍之道。心不可驕而氣不可餒。凡我

將士務去驕矜之心而鼓將來勇敢之氣。候朕徐徐籌畫。必有蕩寇萬全之勝策。俾將士等歡欣鼓舞。奏凱歌而膺曾賞也。其軍營得傷患病之兵丁。著用心調治。務令痊可。朕正籌畫加恩。使之更換休養。以恤勤勞。著大將軍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出征將弁兵丁知之。

命加蠲西安額賦。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恐累及民間。是以於征勦準噶爾之舉。悉心密籌於數年之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而民間並不知國家將有軍旅之事。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毫不騷擾者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爲三秦百姓所深悉者。及至大兵既出。時日既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

亦事勢之不得不然秖以準噶爾狡獪兇頑父子濟惡實蒙古之巨患爲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奸則狡寇一日不滅邊境一日不寧即內地之民亦一日不得休息此朕熟思詳審至於再三而出於舉也即以上年之事言之賊夷先遣使臣詐稱求和及朕降旨暫停進兵而賊衆乘我不備大肆猖獗然則此等狡寇顧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邊方哉即此愈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繼承

先志不能不辦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爲憐憫是以年來屢蠲陝甘二省額徵錢糧使羣黎均沾膏澤而三秦紳士庶民感激國恩兼明大義踴躍趨事

志切急公二十年來如一日朕實嘉之如昨歲據督撫奏報甘肅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而其服勞宣力之誠惻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令加增倘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勞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民等歡欣鼓舞勿懈初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膚功克奏不但邊城內外共享寧靜之福即爾等世世子孫永保安居之樂矣查雍正九年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額徵錢糧前降旨蠲免四十萬兩著再蠲免四十萬兩以昭朕體卹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閭閻同受實惠併將此旨刊刻頒布俾陝甘二省遠

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命免肅州安西兵應扣借支整裝銀兩並分別加賞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上年臘月準噶爾侵犯卡倫。署大將軍紀成斌調取肅州安西兩路兵三千名前赴軍營備用。據署總督查郎阿奏稱兩路弁兵起程時衣裝之費分別借給銀兩。俟將來按數扣除。朕思準噶爾之事起於倉猝。兩路弁兵於盛寒冬月前赴軍營。日期忙迫。深可軫念。所借銀兩悉著賞給。不必扣除。並將該弁兵分別加賞銀兩。著大將軍傳問伊等。或本人在軍營自領。或其眷屬在家支領。悉從其便。

壬戌。

命代西路有功將士並增設四川總督。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教養將士。加恩於平時。原欲其

有勇知方緩急可恃。以備干城之選。果能臨戎遇敵。奮勇先登。勞績戰功。卓然可紀。尤當沛以殊恩。優加體卹。以奬忠誠而褒壯略也。上年冬底準噶爾之事。總兵官樊廷等已頒諭旨厚加爵賞。并令戰陣有功之弁兵。更換休息。中有侵冒冰雪觸犯鋒鏑而損傷手足者。令軍營加意調治。送回本汛矣。著大將軍岳鍾琪將此次隨樊廷張朝良等禦賊有功之將弁兵丁。皆一一查明。應令各回本任本汛者。著另選撥以代之。朕又思川陝二省地方數千里。甚爲遼濶。今西邊有辦理軍需之事。總督一員。難於控制。向來川省曾設總督。今仍著添設四川總督一員。即以提督黃廷桂補授。四川提督著陝西固原提督紀成斌調補。陝西固原提督著陝西肅州總兵官樊廷陞授。陝西肅州總兵官著四川重慶總兵官張朝良調補。四川

重慶總兵官著江南漕標副將馬義陞授。俟石雲倬馬紀勳等到軍營之後。樊廷等各回新任。紀成斌未回四川之先。其提督印務仍著黃廷桂兼管。

癸亥。

命揀選八旗家人。爲家選兵。赴軍營備用。

上諭八旗大臣等曰。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人內。有漢仗好。行走歷練。能受辛苦。且長於鳥鎗弓箭者。著揀選二千名。發往西路軍營備用。此挑選時聽伊等家主及本身情願入選者。即著賞本主銀一百兩。伊等凱旋之日。俱准爲另戶。再每口賞伊本主銀一百兩。至伊等前往軍營。一切錢糧馬匹器械銀兩等項。著照馬甲之例。另行賞給。

三月甲子朔。

訓勵喀爾喀王。貝勒等。

上諭喀爾喀王貝勒等曰爾喀爾喀原係大部落因爾等先世但知好佛誦經廢弛戎務曾被噶爾丹戰敗爾等受

聖祖仁皇帝恩養教訓四五十年練習武藝非比從前之怯懦去歲準噶爾賊人乘西路軍營不備盜竊馬匹總兵官樊廷等率兵二千救援卡倫與二萬賊兵交戰殺賊甚多旋即遁歸倘賊人入爾等游牧之地爾等當乘時努力報恩雪恥朕遣兵進勦準噶爾原非利其土地人民特爲爾等不能安寧之故耳其深忿朕意各加奮勉毋忽

乙丑。

丙寅。

命左副都御史二格協辦肅州軍需事務。

以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軍營事宜有

旨宣諭大學士等

上諭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先後接到所降諭旨辦理諸務雖較之從前所奏略有頭緒而中間尚有錯謬之處如將肅州駐劄之固原寧夏兵丁二千五百名撥到軍營者原以補缺少原額也又奏稱將此二千五百名與撥出口之西安兵一千名涼州兵五百名駐劄圖古里克摩垓圖等處若北路一有調遣即將此兵丁從庫克托木一路赴阿濟卡倫應援如四千名尚不敷用再於軍營內挑選精兵四千名於喀喇烏蘇直赴必濟卡倫應援等語北路滿漢兵丁及察哈爾等處兵丁三萬餘名加以喀爾喀數萬之衆豈有尚資藉於西路應援之理設賊人果傾其全衆犯我北路則西路之師自應直向木魯河賊人留駐之所及伊勒布爾和碩放卡之處搶擄其牲畜勦滅其

人衆。又何暇分其兵衆。以作應援之師乎。且阿濟。必濟去北路大軍之營尚遠。賊人豈能越我軍營而至。而勞西路應援之兵乎。此等設施。實未安協。至請將滿洲歸化城兵丁。交與常資帶領。至安西駐劄。與朕意相符。及將岡古里克糧石。運交軍營收貯。所議亦爲允協。應照所請行。

戊辰。

命西路軍營嚴設防範。並詳議補撥兵額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賊人。留守駐防木魯河。又於伊勒布爾和碩。安設卡倫。雖聲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詭計。仍欲來犯西路也。藍生芝之脫回。未必非賊之故縱。令其傳述此信。以懈我西路防範之心。爾等可傳諭岳鍾琪。不可稍存輕忽之心。賊夷率衆來犯。如爲數無多。西路之師。固足抵禦勦戮。即傾衆而來。亦

不可卽調北路之兵。恐賊兵復以大隊犯北路。兵力不分。方可全力擊勦。至西路軍營現今兵馬果否敷用。亦應詳審確實。無致臨時周章。又補撥兵丁原額。或用本省之兵。或用鄰省之兵。或行召募。令岳鍾琪詳議具奏。

乙亥。

訓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署總督查郎阿。因聞賊營脫回兵丁藍生芝傳說。噶爾丹策零帶領部落家口。移住哈喇沙爾并有四月初一日小策零敦多卜。會兵去犯北路之言。籌畫四條具奏。隨傳問多爾濟波羅特據稱哈喇沙爾係回子所住耕種之處。相近有小城名庫爾勒。其地氣候炎熱。又甚隘小。僅可容千餘家。四面係開種田畝。不能牧放。多爾濟

在哈喇沙爾居住最久波羅特亦親聽彼地人傳說。
二人之言的確與否雖未可必然大約其地之不甚
寬大可知噶爾丹策零若欲移駐於此必率其全部
而來少亦一二萬人哈喇沙爾果能容此大衆乎且
以情理論之伊犁爲賊之巢穴西北與土爾扈特哈
薩克接境實皆賊之讐國噶爾丹策零又安敢舍其
巢穴而遠居於哈喇沙爾乎如果率其大隊住於吐
魯番相近之處則賊之注意在我巴里坤軍營而岳
鍾琪乃云賊人由吐魯番一路直侵哈密截我營站
乘勢侵擾安西肅州沿邊一帶等語據多爾濟博羅
特俱云哈喇沙爾至吐魯番雖有路徑皆係沙磧其
自吐魯番至哈密一由沙磧大隊難行一沿南山係
一線細路又須仍從巴里坤經過然後得達二人之
言果確則賊衆不能從哈喇沙爾直至吐魯番而吐

魯番一路不能直侵哈密也明矣設賊人欲侵犯哈密巴里坤大營之大軍豈竟任其出入而令阻截臺站乘勢侵擾安西肅州乎至云賊人以大隊全赴西路攻我軍營賊勢甚衆我軍衆寡莫敵當持重戒嚴堅壁固守一面知會北路遣兵應援一面飛調綠旗滿洲蒙古兵丁由烏克嶺三面夾擊等語從前事起倉猝彼時軍營兵馬無幾是以諭令岳鍾琪倘賊夷以大隊再犯當持重堅守以待應援今則軍營現在馬步車兵約有一萬九千餘名加以安西甘肅之兵六千名續派兵四千名共二萬九千名是兵不爲寡矣夫樊廷以馬步二千敵彼二萬轉戰七晝夜猶足以相當乃以二萬九千人之衆而云衆寡莫敵何懦怯至此且從前尚欲直至伊犁搗其巢穴豈有賊人來至數百里內而無勦殺之策轉堅壁而不出乎

獨不思我軍堅壁不出。倘賊但虛張聲勢。作攻我軍之狀。而分其衆以侵擾圖古里克塔勒納沁哈密等處。阻截營站。斷我音問。此時將任賊於軍營近地肆行無忌乎。岳鍾琪又欲以圖古里克摩垓圖及安西之滿洲蒙古官兵。由烏克克嶺合會夾擊賊人。若果至巴里坤。賊卽敗逃。亦從科舍圖一路直走伊勒布爾和碩而遁。烏克克嶺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夾擊之又云。賊夷或令積木薩之兵。侵犯軍營。而以哈喇沙爾之賊。侵犯青海。查哈喇沙爾至青海。必由噶斯。噶斯之口甚隘。斷不能行。且賊人既遣人侵犯大營。彼豈不慮我軍之勦殺。自必留哈喇沙爾之衆。以爲應援。又何敢分其衆侵犯青海乎。至慮賊之率其醜類。悉赴沙州等處。尤爲背謬。賊若由噶斯伊遜察罕齊老圖而進。則此數路斷難容走萬餘人。若由大道

而來。又不知何法可以越我巴里坤軍營而過也。岳鍾琪於卩外地方形勢茫然不知。於軍務機宜。亦覺昏憒。凡巴里坤軍營築城之要策。及大軍勦賊之勝算。並未籌及。而但將旁枝末節。盈篇累牘。備極周詳。朕披覽之下。實爲煩憂。如藍生芝所聞賊人有搶卡倫牲畜踐踏禾苗之語。不思賊人若來搶奪我卡倫牲畜。我獨不能勦戮此搶奪之賊乎。賊人可以踐我禾苗。我不可以乘其踐踏而擒之乎。岳鍾琪何以但能慮賊而不知籌已也。又藍生芝云。有哈密回子報信領路等語。哈密回子之不可信由來已久。亦當諒其苦情。蓋其力量微弱。遭準噶爾之凌虐。恨之入骨。而畏之如虎。其或偶然通信於賊者。乃恐懼之至。爲將來自全之計。我軍固不可不留意隄防。然不可使彼有疑懼之心。我之軍力能庇護哈密。哈密自不爲

賊人所用。岳鍾琪不必因藍生芝之言而深究也。至西鳳二府運糧一事。原因軫念甘肅運年輓運軍糈。民間不無煩擾。是以特命范時繹到彼。協同巡撫武格。侍郎馬爾泰。將西安。鳳翔二府米石。運至甘肅凉州。以資軍食。武格等議行本運之法。俾西鳳二府官民任轉運之勞。甘肅地方少得息肩。朕意深以爲然。今岳鍾琪查郎阿又爲遞運之議。是與雍正元年設臺盤運相同。將來必有派撥協濟之累。或更以交接卸責。至將米石灌水攙沙。從前誤累。豈可復蹈。爾等可傳諭岳鍾琪等知之。

壬午。

諭吐魯番回人。移居近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紀成斌聞賊人侵擾吐魯番之信。即令樊廷等領兵四千。前往應援。此舉甚屬錯謬。朕已

降旨嚴切申飭。至於從前採買吐魯番糧石。本應給與運價。令其自送軍營。乃計不出此。而遣官發駝遠行搬運。致啟賊人偷盜之心。及至去冬。逆夷猖獗之後。猶不將辦糧之弁兵撤回。此則疎忽錯誤之甚者也。惟是朕以怙冒萬方爲心。若坐視吐魯番之被寇侵凌而不爲之籌畫保護。朕心又有所不忍。從前曾降旨與吐魯番人衆若畏懼準噶爾。即移向近邊之地居住。是以托克托瑪木特帶領之人。移駐近邊者。皆享安寧之福。可再行曉諭回子等。伊等倘自揣力不能敵。不妨仍爲移避之計。朕當從厚賞給盤費。並令地方官善爲安插。使之得所。若此番曉諭之後。伊等仍復觀望。則賊人再來侵擾之時。聽伊等自爲之計。我軍不便護庇矣。

甲申。

築科卜多城。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北路軍營遵旨築城。審度形勢。科卜多地接布魯爾。與庫列圖相近。乃進兵大道。請於此築城為宜。大學士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丁亥。

命各省督撫募選技勇送部訓練備用。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督撫著於所屬地方民人內。募揀選人材壯健。技勇可觀者百餘人。咨送兵部奏聞。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武生。武童及鄉勇民壯等。俱可入選。每人本籍額外給與守糧一分。以養贍其家口。本人進京之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路費。

戊子。

命伊禮布率家選等兵赴西路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都統伊禮布著帶領家選兵二千名驍勇兵一百名。前往西路爲副將軍。若大將軍岳鍾琪有統兵行走之處。著伊禮布帶領滿洲兵丁。一同前往。其分管家選兵護軍校延岱等二十員。各賞銀五百兩。

己丑。

選巴爾虎護軍等兵。赴巴里坤。

上諭大學士等曰。察哈爾地方居住之巴爾虎護軍披甲人等內。著挑選一百名。巴爾虎侍衛岱噶爾。那木扎爾。鄂欽。敦柱克。亦著派出。此一百名兵丁。令侍衛岱噶爾會同該總管詳加揀看。其馬匹行糧。照例辦理。支給外。侍衛四員。各賞銀五百兩。兵丁一百名。各

賞銀一百兩。令其收拾預備俟京師兵丁。定有起程日期。即行文知會岱噶爾等。帶領前往鄂爾多斯地方等候。副將軍伊禮布。領兵到時。著伊禮布一併管轄帶往巴里坤軍營。若有行走之處。著於彼處所有歸化城一千兵內。殘弱者撥出百名。存留營內。將此一百名。入於歸化城兵丁數內。令其防範盜竊馬匹等事。俟成功之時。著侍衛代出噶爾各帶回本處。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何祥書著赴北路軍營。令大將軍傅爾丹酌量給與綠旗職銜。管理九千車騎兵。効力行走。

四月庚子。

命左都御史史貽直等往陝西宣諭化導。

上諭內閣曰。朕御極以來。繼述

皇考聖祖仁皇帝乂安區宇之
聖心宵衣旰食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內外休養生息物
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衽席以成蕩平熙皞之治是
以宣猷敷治之間宏綱庶務凡有益於民生者莫不
興舉不便於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幾微措置失宜
即五內展轉寤寐難安豈肯好大喜功興兵搆難使
百姓有供應之勞不遑寧處哉惟是鋤暴乃所以安
民撫內必兼乎攘外此古今不易之至理帝王治世
之常經凡爾百姓麤通大義者即莫不知之不必待
高遠之識也惟是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
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琿漸至大員因擾亂元
之宗族離間蒙古惟恐獲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遁
藏匿於西北邊遠之地煽惑匪類要結黨與自稱準
噶爾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求爲屬

國。獨準噶爾一部落違越於德化之外。至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二人則尤狡獪兇頑之甚者。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爾圖車臣汗之女爲妻。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而虜其人衆。又復巧搆釁隙。乘喀爾喀之不備發兵猝擊。以致喀爾喀人衆潰散。紛紛投我天朝蒙聖祖仁皇帝施恩撫恤。遣使前往噶爾丹處諭令戢兵和好。多方開導。乃噶爾丹冥頑不靈。轉借追襲喀爾喀之名。犯我邊汛。彼時即行勦滅。復有何難。我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好生爲德。特遣官員前往責問。是時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仍復潛住近邊。暗圖窺伺。且乘間搶掠蒙古牲畜。俾其不獲安居。我聖祖仁皇帝始親統六師。躬行天討。噶爾丹逆天背理。自速滅亡。此噶爾丹之始末也。策妄阿喇布坦者。乃

噶爾丹之姪也。彼時既平噶爾丹。即可鋤絕根株。不留餘孽。祇因我
聖祖仁皇帝寬大仁慈。赦罪宥過。且念策妄阿喇布坦。素與伊叔不相和睦。情有可原。於是加以
天高地厚之恩。將噶爾丹餘剩部落。賞伊收管。此時伊力弱勢微。甚爲恭順。其後則離間伊妻之父子。誘其妻弟。攜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地。因而强占入已。由是勢力漸增。竟敢肆意妄行。窺伺青海。侵犯哈密。又潛兵入藏。殺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荼毒人民。
我
聖祖仁皇帝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命。因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肆其猖狂。此實天下臣民所共憤者。我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兩路官兵。姑緩前進。以俟

其悔罪輸誠若怙終不悛則命將徂征犁庭掃漠此我
皇考之本意也朕即位以來伊雖遣使求和而詐僞作奸仍復如故且將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收留藏匿朕屢次降旨諭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飾支吾巧幻百出及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零繼立其妄亂之性狂悖之行更過於其父其遣使陳奏之詞甚屬支離妄誕即如前年西藏阿爾布巴等之戕害康濟鼐亦因與準噶爾地方相近而逃匿之羅卜藏丹津又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朝命而仗準噶爾以爲狡兎之三窟也似此世濟其惡之人以逞兇挾詐爲心以刼物傷人爲事不可以德感不可以理喻無賴無恥懷慝藏奸時時欲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以壞我屏垣若當此可以經理

之會而瞻顧因循避興師動衆之名爲耽逸偷安之計將狡寇一日不滅則蒙古一日不安邊境一日不寧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卽三秦之黎庶也卽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僞稱請和及朕降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冰雪之時傾其醜類乘我不備侵犯汛界盜竊駝馬然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將來乎從來窮兵黷武爲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不忍爲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卽使減此朝食亦不足以誇廟略而耀武功此皆

皇考與朕熟思審處先後籌畫數十年而出於萬不得已者也惟是地方有軍旅之事厲兵秣馬諸務紛繁

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向蒙
皇考軫念秦民勞勤所以加恩而優恤之者無待朕之
縷述矣朕御極之元年即將陝甘二省康熙六十年
以前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等項悉行蠲免又將
舊例應完之三釐三合免其徵收數年以來西安所
屬額徵錢糧或免四十萬或免八十萬甘肅所屬錢
糧則連歲全行豁免他如展納課之定期寬帶徵之
舊欠開墾地畝修築河渠悉動帑金永爲民利此皆
朕之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
之事言之北路軍需交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
需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
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
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
國家將有用兵之舉及至雍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

輓粟。始有動用民力之時。朕皆救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脚價。嚴禁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倘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著該管大臣。即行題參革職。先動帑金。傳集百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爲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矣。上年該督撫。先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牧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獎以温諭。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夷猖獗之後。將來軍餉較前未免繁多。又特加添運價。一切軍務。悉令有司寬裕辦理。朕豈肯因戎事緊急。稍涉權宜。使閭閻騷擾於萬一哉。意謂三秦衆庶。必能諒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悉朕不忍累民之至意矣。乃近來風聞陝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總因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年羹堯。延信等。皆懷挾異志。包藏禍心。其脅從之黨。

實繁有徒如塞思黑之令狐士儀年羹堯之鄒魯淨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爲衆人之倡則其他匪類之造作妖言煽惑動者又不知其幾矣地方既有奸回之人而又值軍興旁午或有司自顧考成問有奉行不善之處是以愚民無知惑於邪說溺於私情偶因用力於目前遂忘受恩於平日此亦事勢之所不免者夫秦風樸直自古爲然樸則易被人欺直則善言易入祇以向來未有宣諭化導之人而該省督撫以及有司既有刑名錢穀之專責又有徵兵籌餉之軍需簿書鞅掌難於兼顧是以準噶爾之始末邊防關係之情形

皇考與朕奉

天討罪除暴安民萬不得已之苦衷並未家喻而戶曉但聽僉邪小人搖唇鼓舌訕謗朝政變亂是非無怪

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遣
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鄭禪
寶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
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
蒙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
懟之情將見和氣致祥必邀
上天默佑迅奏膚功邊塞永寧烽烟屏息不但爾等安
居樂業俯仰優游即爾等世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
矣至於軍需各項悉動帑金差員辦理不得扣尅短
少貽累小民所降諭旨至再至三著欽差大臣悉心
訪察倘有不遵諭旨即行題參或所定官價有不敷
用之處亦即據實奏聞若兵馬經過之地有不遵紀
律騷擾民間者小過即告知該管大臣懲治大過即
行參奏不得姑容務使兵民和洽內外輯寧以迓

天麻以副朕念。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三

雍正九年夏四月丙午。

命范時捷協辦西寧總兵官事務

上諭兵部曰提督馮允中熟悉邊情老成練達。但聞近患目疾。行走須人扶掖。於訓練操防稍覺未便。西寧一鎮關係緊要。其總兵官事務著德成協同辦理。陝西固原提督樊廷現在軍前。已降旨令回固原之任。

俟樊廷到任後著署陝西固原提督范時捷協同馮允中辦理陝西西寧總兵官事務

丁未

諭宣諭化導官

上諭內閣曰連年用兵邊塞輓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之處而草野之間不知軍國邊防之重寄朝廷萬不得已之苦心溺於私情妄生疑議是以特遣大臣官員前往秦省宣諭化導務使僻壤遐陬家喻戶曉不可視為具文潦草塞責更不可指稱公事派累地方倘奉行不力而轉令地方有供應之繁是朕之遣官非所以安之乃適以擾之也欽差大臣等已給與驛馬廩給其分派之官員等皆厚給公帑以為僕從車馬館餐行李之資所到地方一絲一粟不許索取該有司亦不許應付餽送倘有不遵朕旨者與受同罪

決不姑貸。若差往之官員等有生事滋擾而總理大臣失於覺察者。朕將於大臣是問。倘地方辦理軍需有騷擾民間而差往之大臣官員知而隱匿者。別經發覺。朕於欽差之大臣官員是問。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庚申。

停運黑茶并加恤效力官。

上諭大學士等曰。上年大將軍岳鍾琪在京時。條議進兵事宜。令河南採辦黑茶三萬五千封。解送西安。交與巡撫武格送至巴里坤軍營。以備進兵賞賚之用。今大將軍既停進發。則茶封非所急需。聞武格等以未奉部文停止。仍委人員運送軍營。似此不急之務。徒多勞費。著即行文前去。暫行停止。又今春命往陝甘効力人員。若在內地差遣。其力量尚可自備資斧。

聞武格將伊等派往巴里坤軍營亦令自出盤費並無幫貼恐微員等力量不敷有誤公事一并傳諭辦理軍需大臣等知之

五月癸亥朔

安輯青海公拉察卜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殷扎納達鼐德成馮允中等先後奏稱青海居住之公拉察卜台吉察罕喇卜坦從索羅木過黃河移往他處居住又聞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亦往他處遷移不在海流圖地方住牧因撥派兵丁官買馬羊辦理之人不甚妥協伊等暫行躲避等語朕因上年準噶爾乘我西路軍營不曾防備頓其醜類盜竊駝馬因念青海各扎薩克人衆恐遭逆賊侵害是以諭令派出兵丁為防護之計每名賞給銀兩為衣裝之用其諭令採買馬羊者原欲使伊等

所有牲畜得變價值。可獲利益。並非大兵需此些微之助也。前殷扎納赴西寧時。朕面加訓誨。一切派兵採買之事。悉聽衆蒙古之便。不可絲毫勉强。並慮衆古王台吉科派所屬之人。諭令嚴行禁約。豈肯令差往之人。逼迫蒙古以從事乎。今拉察卜等無故遷移他往。其中自有情由。必係殷扎納等。不能宣揚朕諭使衆心共曉。而採買馬羊。不聽從其便。以致拉察卜等心懷疑畏。暫避差徭。雖拉察卜等甚屬孟浪糊塗。亦殷扎納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今特頒諭旨曉諭拉察卜等。令其速回本處。並將隱情據實陳奏。再傳諭德成達鼐馮允中等。令其明白開導。善爲安輯。並將伊等如何疑畏遷移之處。查明具奏。其餘地方事宜。俟侍郎衆佛保去時再行詳諭。

甲子。

命鎮安將軍常賚率兵赴安西駐劄。授石雲倬爲西路副將軍。赴軍營。

命給張家口營兵月餉。

上諭兵部曰。今歲命往陝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直隸張家口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可給發。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爲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錢爲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誤遲延。以致各兵家口糊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即速查明照例給發。並將遲誤之處據實參奏。

加恩山西駐防効力丁壯。

山西巡撫覺羅石麟疏言。太原駐防兵五百。撥往西寧三百。其留營者。不足以供調遣。據各旗閑散丁壯塞爾泰等呈言。自祖父以來。受

國家豢養深恩。願不領錢糧當差効力。臣卽選得年力强壯。技勇可觀者百人。令其給役。俟兵丁缺出選補。奏入。得

旨。太原各旗閑散丁壯等既令當差學習行走。自當酌加恩澤。以示鼓勵。著每名月給銀一兩。米三斗。以資其食用。該撫石麟時加教訓。務令勤謹効力。黽勉向上。若有名糧缺出。卽將伊等揀選頂補。以副朕教養兵丁之至意。

丙寅。

上諭兵部曰。樊廷從軍營進口。著卽赴陝西固原提督

之任。范時捷著仍留固原。俟立秋以後。樊廷乘驛來京陛見。其提督印務仍著范時捷署理。俟樊廷回任後。范時捷再往西寧協辦總兵官事務。

命加一等侍衛阿成阿副都統銜。轄家選兵二千赴西路軍營。

丁卯。

命巴爾虎等兵由古爾班賽堪赴巴里坤。

上諭大學士等曰。巴爾虎兵丁一百名。前赴巴里坤軍營。由古爾班賽堪行走。路近而水草好。著由此路前往。所派兵丁。先令於鑲藍旗察哈爾地方齊集。俟阿敏道噶扎爾圖到時。帶領起行。京城所選驍勇兵一百名。亦著由此路前往。

戊辰。

命籌撥勦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三月間。準噶爾賊人。侵擾吐魯番。紀成斌聞信。即令樊廷等。領兵前往應援。此舉實欠詳審。蓋賊人之意。原欲疲勞我士馬故爲此出沒詭計耳。彼時朕閱紀成斌之奏。即降旨切加申飭。越數日。岳鍾琪奏到。其所見與朕意相同。又越數日。紀成斌奏到。知賊人未見我師。果已潛遁無踪矣。賊之狡獪如此。是以朕諭令吐魯番人衆。商酌遷移暫避之計。蓋欲善爲保全之。以俟大軍凱旋。共享昇平之福也。今據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賊人於四月間。又復侵犯吐魯番。額敏和卓求請應援。大營未曾發兵前往。大將軍辦理甚是。但朕細思之。賊人若仍以千餘人騷擾吐魯番。則彼地城垣兵力。足以捍禦。倘復增添賊衆。吐魯番力不能支。朕心有所不忍。況伊等前次感恩望濟之言。甚爲懇切。朕又有令其遷移暫避

之旨。料賊人必知信息。倘乘其遷移之隙。而侵害搶掠之。是吐魯番之人。因遵旨而受累。尤朕所惻然者也。可傳諭岳鍾琪。令其確探賊耗。衆寡若何情形若何。久暫若何。其應否應援之處。酌量變通辦理。不必拘執前說。至於賊兵引去後。吐魯番回子。有情願遷移者。又應如何沿途防護。不受賊人刼奪侵凌之處。著大將軍留心經理。

辛未。

命通政使趙之垣等籌運進兵糧餉

上諭內閣曰。用兵以籌餉爲先。而輓運以得人爲要。果得其人。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糜費。而兵食饒裕。士飽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馪承領運送。諸事諳練。措置得宜。朕深嘉奬。已加優

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無侵
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
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
范毓馪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輓運似屬可行之事朕
將此詢問趙之垣據稱情願効力查內地軍糧運送
巴里坤軍營者年來經理已有頭緒但自軍營進勦
之糧尚無轉運之善策著趙之垣前赴軍營與馬龍
公同商酌如何運送之法聽其自行定議酌量舉行
每石運價若干朕悉照數給與不令絲毫賠墊但不
可有浮冒侵蝕之弊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
遲速機宜及道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
計議而行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
領辦理具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壬申

定鎮安將軍常賚及歸化城兵至營日期。

上諭大學士等曰鎮安將軍常賚著從安西前赴軍營。與大將軍岳鍾琪副將軍石雲倬等計議進兵事宜。但聞賊人有窺伺洮賚卡倫之信。常賚前赴大營時。途次須小心防範。或帶兵丁數百名護送。或探聽賊人遠遁之後再行前往。務慎重妥貼。總以七月初旬至營爲期。其現在甘涼歇息之歸化城蒙古兵一千名。已有旨令其前赴軍營備用。可令原管領之都統根敦等帶領出口。務於七月初旬到營。可傳諭查郎阿等並常賚知之。

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國榮仍帶總兵銜前往北路軍營。管理車騎兵兼司屯種事務著大將軍傅爾丹酌量派委照總兵官胡傑之例行走。

乙亥。

命預防賊人騷擾噶斯。窺伺青海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三月間。賊衆有二千餘人。來叶魯番。見我兵前往應援賊兵即先行潛遁。今據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四月間。又有賊千餘。來擾吐魯番。并有二百餘人。犯我洮賚卡倫等語。朕看此情形。或者將來賊人由哈喇沙爾前往噶斯地方。又如上年故智。暗行騷擾。或增添人衆。窺伺青海。亦未可定。格默爾等所統兵力。未免稍單。朕前次曾有不應調撥西寧兵丁之旨。若此時有應用添兵之處。恐格默爾等亦不敢調取。德成亦不敢派撥。可傳諭德成。達鼐馮允中管承澤格默爾。鄂滿岱福寧等。從前所以不令調撥兵丁者。蓋西寧軍務尚未就緒。自以固守根本爲是。今西寧布置已定。兵力有餘。若賊人窺伺噶斯。

自宜發兵應援。況目前青海蒙古兵丁。尚未攢集齊全。即器械等件。亦未周備。難以望其捍禦賊鋒。亦賴官兵。爲之保護。著德成等就近酌量。倘有用兵之處。即或著管承澤。窠滿代。帶領前往。或德成另議一二人前往。至官兵派出之後。遇有本地添兵防守之處。即將土兵派出。此旨著德成。並諭衆佛保。殷扎納知之。

命山東登州總兵官岳含奇。率湖廣兵赴西安。

上諭兵部曰。山東兗州總兵官岳含奇。著調補山東登州總兵官。前降諭旨。令湖廣預備兵丁二千名。聽候西路調撥之用。著岳含奇前往湖廣會同總督邁柱。加意挑選人材壯健技勇優長者二千名。即令岳含奇帶領前赴西安駐劄。其領兵之副參遊守千把等官。亦著邁柱。岳含奇揀選前往。此所派兵丁內。將長於簽牌者挑選五百名。或一千名。充入二千名之數。

若弁兵內有人材可用情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著邁
杜岳含奇酌量派用此二千兵丁於秋末冬初候旨
從湖廣起身一應賞賚銀兩照例給與

己卯

命卽嘗西路千總馬建功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西路軍營千總馬建功奉差探聽賊
兵信息帶領兵丁十人前往因人少力單遇賊被害
並傷兵丁石玉張秀閻得三人深可憫惻馬建功等
俱照陣亡之例加恩卽嘗

定西路軍營安設卡倫撥用蒙古兵事宜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賊夷出没不常散設
卡倫轉滋覬覦今於鏡兒泉設三大卡倫并撥
兵丁登山瞭望復於途次五里一置塘站直接
軍營一遇警急接遞傳報奏入得

吉賊夷旣施鬼蜮之技出沒紛擾意欲疲我士馬並使
軍營馬匹不得牧放自當計議防範擒勦之策今安
設大卡倫三處固是但此數千弁兵馬匹如何牧放
看管可免賊人窺伺又三大卡倫之外尙設小卡倫
否若於賊之來路設小卡倫仍屬照前而更多一番
防備恐兵少力單難於捍禦若不設小卡倫則賊之
來踪日間可以登高瞭望昏夜則如之何又不知此
三大卡倫果能全堵賊之來路俾必不能近我軍營
窺我牧場否倘乘小卡倫撤回之後越大卡倫擾我
沿路塘站不可不防至於阿寶所領鄂爾多斯兵丁
從前派往軍營者原令專司牧放之事乃大將軍等
將伊等分散派守各處卡倫伊與綠旗兵丁等言語
不通徒彼此推諉甚屬無益嗣後蒙古兵丁不可似
此零星派用

庚辰。

命察勘管理內地回民各官。

上諭內閣曰。從前因準噶爾之肆虐吐魯番回民畏其侵凌。有情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為安插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得所。頃聞在肅州居住之回民等。田疇水少。收成歉薄。而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此皆經管之員。辦理疎忽。而該省大臣。失於覺察之所致也。著署總督查郎阿。將從前辦理不善之員。查出題參。其有應行加恩撫恤之處。亦著查郎阿酌定請旨。即將此曉諭吐魯番移住內地之回民知之。

甲申。

賞敘臺站官役。

上諭內閣曰。西路軍營臺站。自上年十二月以來。往來

文移繁劇。長途遞送。從無遲誤。該管臺站官弁。實心供職。其在塘夫役人等。効力亦屬勤勞。著交與辦理軍務之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將京城至軍營一路兵臺官役等。分別內地外邊加恩給與議敘賞賚。

六月甲午。

命籌應援吐魯番進勦準噶爾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準噶爾賊衆二千餘人。圍困魯克察克之城。晝夜攻打二十餘日。吐魯番回子奮勇出擊。殺死逆賊二百餘人。帶傷之賊甚多。請以三千勁兵兼程而進。必獲全勝。將來即以此三千兵丁。駐劄吐魯番合之回民足備防禦等語。朕前次聞吐魯番回民等感恩望濟之言甚爲懇切。恐賊衆再以大力侵凌伊等不能抵敵。爲其所困。已降旨令大將軍岳鍾琪酌量發兵應援。不必拘

執前說今岳鍾琪具奏之日尚未接到朕旨是以仍作游移之詞凡用兵之道在於隨機應變不容刻緩若果岳鍾琪確有所見即應遣兵速往一面奏聞何必待降旨到日始遣兵前往乎又奏稱挑選精兵三千名駐劄吐魯番外餘剩壯健兵丁留駐新城防守儘足備進擊烏魯木齊之數等語朕思我兵進擊烏魯木齊之時若有賊衆繞道侵犯新城當思應援勦殺豈可但作防守之計至於此時應援吐魯番自屬應行之事但噶爾丹策零性情躁妄此次失利之後或於冬季多添兵力攻擾吐魯番未知我三千兵丁合之回子之力便可以從容捍禦否且我軍既駐劄吐魯番則將來不得不時為應援岳鍾琪從前曾有吐魯番駐兵數萬之奏若此時駐兵三千將來因此牽制有不得不加增之勢此則舍本逐末必不可行

者也朕又思吐魯番乃阿爾輝哈喇沙爾兩路之關鍵既有我軍駐劄則將來築城於烏魯木齊時呼吸相應賊人不敢繞襲我軍之後況我軍正欲進攻賊之巢穴若賊人果以大衆來犯吐魯番則我軍不勞達行可以就近殄滅之亦是善策總在岳鍾琪悉心籌畫務期萬全若將大營兵丁三千名派往吐魯番則此三千之數當另行撥派以足額吐魯番地方難於多養馬匹況此三千兵丁乃爲防守之用非爲追擊之用所帶馬匹可酌量存留其餘仍遣回大營牧放至於礮火鉛彈多帶備用上年官買吐魯番糧石不必運送軍營即著留貯吐魯番以備大兵之用吐魯番回目額敏和卓等誠心向化盡力擊賊甚屬可嘉著大將軍傳旨獎勞酌量賞給緞疋銀兩茶葉等項彼地既遭賊人侵害恐收成歉薄糧食不敷著即

以官買糧石酌量賞給務使回民得所將此詳悉傳
諭大將軍岳鍾琪知之。

乙未。

命贈賞河州副將馬雲。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州副將馬雲於上年冬月在北山
領兵敗賊著有勞績今聞病逝著加總兵官銜賞銀
一千兩爲歸櫬之費。

庚子。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請援吐魯番。

上飭諭之。

岳鍾琪疏言賊圍吐魯番臣選馬兵三千令張
元佐曹勳張存孝統之於四月二十四日進發。
又令顏清如率兵二千往駐塔庫又撥兵四千。
令紀成斌率往洮賽要隘駐劄倘賊人傾衆而

來。臣即親統洮賚塔庫所駐劄兵。倍道進勦。惟此時令回民內移。途中行走。不能便捷。三千護禦兵丁。首尾亦不能相顧。擬於應援馬兵三千。人中暫留一千。駐劄吐魯番以防賊。餘二千。令歸大營。如蒙准臣前奏撥兵三千。駐防吐魯番。臣請以步兵二千駐塔庫者撥補。俟我師進擊烏魯木齊時。然後令回民內移。即以防禦兵一千護送。可無劫奪之虞。奏入得

旨。應援吐魯番之舉。朕早已降旨。此奏尚有計算未到之處。今年秋間襲擊是第一善策。至於應援吐魯番乃相機不得已之舉耳。若但加意籌畫於應援之師。而不計及於襲擊之舉。是舍本而逐末也。且發應援兵丁三千名之外。又令顏清如領兵二千名。駐劄塔庫。紀成斌領兵四千名。駐劄洮賚。是以派兵九千。與

前請旨駐兵三千於吐魯番之奏大不符合矣今年原議挑選精兵一萬二千名進擊烏魯木齊不知此所派應援吐魯番之九千兵在此一萬二千名兵丁之外乎抑即在其內乎此兵平定吐魯番回營人馬尚可進擊乎況前奏設三大卡倫於要隘之處安兵三千名此非大營之精兵乎今稱存營兵丁尚有萬餘足以防禦假若賊人既擾吐魯番使我兵前往應援又以大衆侵犯軍營或再如上年之故智繞過大營驚擾塔勒納沁及圖古里克等處則我軍之力既分不識尚可勦殺耶或但能防禦新築城也奏摺中總未言及此甚屬疎漏至於吐魯番一部落乃向來甚費商議置之度外者即上年遣發弁兵駝隻往彼搬運米糧亦俱未經奏聞致生賊人窺伺之心屢次侵擾此乃從前辦理錯誤以致目今有不得不應援

之勢今大將軍親在軍營若確見速應救援便當遣兵迅往何必遲廻審顧且前次奏稱留兵三千名便可防護吐魯番萬無一失今又將吐魯番應否留兵及回民應否遷移何時動身之處請旨定奪前後全不符合顯有推諉之意朕在數千里之外豈能洞悉地方情形與臨事機宜預先一一計算而指示之乎殊失朕信任倚賴之初心矣倘見此諭旨以爲吐魯番不應移內勉强順合朕意輕率舉行則尤其不可

丙午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報進兵襲擊察罕哈達賊人

傅爾丹奏言臣等於五月六日至科卜多築城處據烏蘇圖舒魯克卡倫駐防侍衛巴爾善等擒準噶爾一人曰塔蘇爾海丹巴詢之云噶爾

丹策零發兵三萬令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及大策零敦多卜之子多爾濟丹巴率之。先後至阿爾台山奇蘭所在。犯我北路。令小策零敦多卜。巳至察罕哈達而大策零敦多卜。及其子多爾濟丹巳未到現兵僅二萬餘噶爾丹策零恐哈薩克部乘虛見襲預發兵萬人令大策零敦多卜之子納木扎爾達什衛徵和碩齊。

駐守阿爾輝。復令諾顏和碩齊率兵一萬。駐守阿里瑪圖。沙喇擘勒。其噶爾丹策零遊牧處。自守之兵。不過二萬而已。又云噶爾丹策零向令妹夫羅卜藏策凌率兵一萬。駐劄阿里瑪圖。沙喇擘勒。以防哈薩克。而羅卜藏策凌向與噶爾丹策零有隙。率其屬三千餘戶。來至大國噶斯地界。噶爾丹策零聞之。遣烏喇特巴哈曼濟追

之爲其所敗復遣喀喇沁都噶爾之子察衮追之以是大策零敦多卜久之未至臣思賊兵未集宜乘其不備襲之選京師各省兵一萬輕裝由科卜多河西入分爲三隊於六月九日出師前鋒統領丁壽散秩大臣公達福副都統塔爾岱領第一隊參贊馬爾薩副都統承保西彌賴領第二隊臣等以大兵繼之速發掩擊其科卜多之地留兵七千三百築城如故令都統衮泰總兵胡傑等管轄科卜多河東乃通奇蘭要路撥滿洲兵二千俟都統侯陳泰副都統阿三到後駐劄統轄與衮泰等互爲應援所有統兵啟行日期合行具奏翊日又奏言臣等於初九日分隊出兵遣前鋒統領丁壽參贊馬爾薩副都統塔爾岱等前行瞭望擒賊夷巴爾喀等十二人。

於扎克賽河之地。據云。小策零敦多卜。牧場在察罕哈達。去臣等軍營止三日程。其兵不過一千。尚未立營大策零敦多卜。因途中有病留駐和博克山。其子多爾濟丹巴。已於小策零敦多卜所住山梁之前駐劄。至羅卜藏策凌。已貳於噶爾丹策零。大約率其屬往土爾扈特。否則逕往青海矣。臣等現在乘夜進兵。襲擊察罕哈達賊夷。奏入報聞。

丁未。

青海扎薩克公諾爾布叛。扎薩克恭格等擒之。副都統格默爾奏言。騰格里卡倫扎薩克諾爾布於五月二十八日背叛。擾亂臺站。刼掠馬匹。逃往衮額爾吉庫克烏蘇遊牧處。臣即令扎薩

克恭格台吉阿拉卜濟等及叅領巴顏等先後追擊北至喀喇郭勒諾爾布已爲恭格等所圍復脫去窮追至蒙古爾托羅海獲之并其佐領里塔爾俱縛送軍營其効力之扎薩克台吉將卒等俟核明具奏奏入報聞

戊申

青海扎薩克公墨爾根戴青拉察卜等叛副都統達鼐等追捕獲之

副都統達鼐奏言青海扎薩克公墨爾根戴青拉察卜等背叛渡索羅木河而逃臣等率兵追之及諸河其子察罕喇卜坦來歸進擊拉察卜拉察卜泥首迎降臣等攜之由索羅木河大路還青海遊牧處其効力之台吉軍校等核明具

奏。時拉察卜之叔察罕丹津亦相助掩捕。奏入。

得

旨從前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一聞伊姪拉察卜逃走。即將拉察卜部下人等收回。察罕丹津歷年効力行走。今已老病。仍感恩効力甚屬可嘉。著賜大緞二十疋。再發銀一千兩。令其酌量賞伊部下効力人等。拉察卜雖係伊兄之子。朕知其素不相睦。至拉察卜之子察罕喇卜坦。能知伊父之非。不肯同逃。殊屬可憫。拉察卜甚屬庸愚。雖無故逃遁。見我兵追趕。即便迎降。罪尚可恕。著將伊送至京師。候將伊逃遁之故問明。將伊交察罕丹津之處另降諭旨。其拉察卜公爵朕尚欲令其子察罕喇卜坦襲替。並曉諭知之。

己酉。

命噶斯路偵賊備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將軍傅爾丹奏稱被獲準噶爾丹
巴供云噶爾丹策零之妹夫羅卜藏策凌將伊屬下
三千戶帶領歸至大國噶斯噶爾丹策零聞知追趕
被敗等語今噶斯正值青海有事之秋倘羅卜藏策
凌率衆來歸或係賊人詭計著速行文達鼐衆佛保
等達設巡哨偵探信息倘噶斯路途有準噶爾賊人
來歸者將我兵整齊預備務加詳審果係眞實將伊
頭目數人送至京師其餘人等於汛界內有水草處
暫住從優養贍一面派兵照管一面奏聞請旨